



## 見仁見智談「人子」

評「人子」，鹿橋著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遠景出版社印行

### 1 人子

鹿橋先生在「人子」的楔子上有云：「人子是寫給從九歲到九十九歲的孩子們看的故事。九歲以前的就由母親講給他們聽。」這段敘述不僅具有極吸引人的廣告功能，而且也是我在閱畢全書之後，十分與作者同情的。

我們知道，給孩子們看的各種讀物，總是離不了要在美麗的圖文之上，敷上那麼一層稍帶浪漫思想的糖衣的，這樣一來，可以讓孩子們輕易、喜愛的享用之餘，還能在精神上悠游地翱翔一番。因此，我們且將這段敘述改成這樣：「人子是做給從九歲到九十九歲的孩子們吃的糖，九歲以前的就由母親（化了）餵給他們吃。」如果不介意的話，這正是我這一方的「同情」，因為我發現整部「人子」無非是浪漫思想

的泛濫。

想當年浪漫主義出來開古典主義倒車的時候，走的是郊野甚至草萊未闢的自然世界之創作路線；取的是親密的感傷，憂鬱的感情；相信的是原始、渾沌的自由。他們對於生滅在他們周圍的現實世界並不投以關注之情，反倒去懷抱超現實界的種種自然法則。本來浪漫主義本身是沒有錯的，只是今天已處在二十世紀末梢，面對著人類體制下的各種潛伏著的危機——一個大有為的時代——再要來讀浪漫得這等的「人子」，我們實在不知道應該去警惕一下自己的不知進退呢？抑或是應該去享受一下偶而避世的閑情雅緻？

吃糖不是件壞事，我們每個人都吃過；有浪漫思想也絕非罪在不赦，我們也都年輕過。只是說：如果一個人活到了九十九歲，還成天嚷嚷著要糖吃，要浪漫，這可就大不妙了吧？我想。

「人子」全部十二篇，篇篇都含有高單位的糖分，那篇唯一不摻糖的「不是人子」是個異色，典雅流利的文字加以內在的稍許儒家思想，頗能表達出作者的那分純中國式的胸懷。建議收入國文課本，讓天下所有「人子」誦讀。（安大略）

## 2 從平凡中見奇偉

鹿橋在他新著「人子」的楔子裏，開宗明義第一句話「人子是寫給從九歲到九十九歲的孩子們看的故事。」就很明白地道出了這本書的性質。而我覺得，這也正是「人子」這本書最大的優點。

從第一篇「汪洋」開始，一直到第十二篇「渾沌」作結語為止，這一連串的故事依著一定的章法和格局順序而進，在意象和意境的構成上，也依著漸進的層次越形深遠。但每篇故事本身的文字和敘述的方法，又總能保持着清楚與明白，叫九歲的孩子也能看得懂一個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而讀者的年歲越長，或學養越高，或感覺越敏銳，或經驗越豐富，則所能感受到的就越多，對每篇故事中的境界越能深入；也越能從平凡中見奇偉。

用最淺白的文字，而能寫出最深邃的思想，應該是每一個作家所追求的境界。在真正做到「深入淺出」的這一點上，「人子」是相當有成就的了。

「人子」諸篇的哲學思想，自然也要看讀者的程度與感受力的不同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值得逐篇

詳加剖析。若只泛論起來，其中雖也有些不免受到外來的影響，但最基本的精神却是純粹中國的。然而故事的意境與感覺，則又超乎時間與地域的限制，鹿橋在楔子裏自謂「這些故事既然不可能是任何人的真經驗，就可以超出個別的實際經驗讓我們不分彼此，欣賞一種同感。」相信讀者若能由這一角度去看，對這段話也會有「同感」了。

這一些非屬於實際經驗的寓言故事，尤其好在構思奇巧，雖然大多出於幻想，却安排得入情入理，毫不荒誕無稽，而且各篇除了各具獨立性的故事之外，也各有其獨特的立意和中心思想，並將很多原本是陌生的概念在故事中細細地加以解析和說明。

讀「人子」諸篇，常讓我覺得整個人都沉浸在寓言和童話那種充滿新奇與單純的快樂的世界裏，叫人始終都很喜悅，而這絕不止是因為鹿橋在「寫人子故事的時候始終都很喜悅」的緣故。（薛齊嘉）

## 荒原上的墾拓者

談「幼獅文藝二十周年目錄索引」

民國六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幼獅文藝社印行

幼獅文藝創刊於民國四十三年三月，至今已有二十年又九個月的歷史。一份公家刊物能維持二十年且繼續出刊下去或許並不稀奇，稀奇的是它竟擁有大量的讀者。

大部份公家刊物通常有幾個特色，其中之一是突變，往往在變得面目全非之餘，只依稀保留了原雜誌的名稱，特別是當新任主管上台，爲了表示「革新」起見，首先開刀的是雜誌的外貌，原先十六開的，他說攜帶不便，還是二十五開好，原來是三十二開本的，他會說十六開本多氣派，擺在書攤也顯眼！還有一種主管，老覺得自己手下編的雜誌不順眼，一會兒說「今日世界」的編排好，一會兒說「讀者文摘」的內容棒，只有自己單位裏的刊物一無是處，弄得所謂「主編」不知何去何從。

而最後決定這份雜誌命運的却可能是主管的兒女輩，萬一小兒女喜歡的是電視周刊，他會立刻下一道命令：「怎麼不學學幾本電視刊物，聽說他們的銷路有好幾萬份呢！」

幼獅文藝在過去的二百五十多期裏，也曾發生過「突變」，從十六開本變成三十二開本，所幸只是一